

者，他坐着火车跑到千里之外的郑州善后。当晚，陈思找到一家当地餐馆吃饭，结账时，老板告诉他，单已经买过了，柜台里面还准备了四箱土特产给陈思。聊下来，陈思才知道，偷偷结账的顾客，是他曾经救过的一位“轻生者”，对方不敢见他，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感谢。

餐馆老板描述“匿名者”的样貌、眼神、穿着打扮，但陈思记不清，他救过的人实在太多了。“你说你姓什么呀，没说，就告诉陈大哥，他一切都好。”陈思笑着摇了摇头，嘴上埋怨着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欣慰。

救心

陈思每一次伸手，总能触碰到社会最深层的戾气与无奈。十年前，陈思救的被家暴者最多；十年后，抑郁症成了那道难以逾越的坎，轻生者作茧自缚，把自己死死捆绑，不给喘息的机会。陈思只能理出“千丝万缕”，拽出这根线，一点点解开，给他走下去的力量。

自2006年开始，轻生者的反复自杀，让陈思突然意识到自己能量的局限，救人不是终点，善后救心才是，这个世界上总会有“光之手”无法照拂到的角落。陈思决定包揽下这一切。

陈思拿走妻子的存折，用里面原本打算买房的8万元，在距离大桥20公里的大厂区租下一间平房，取名“心灵驿站”，从桥上发现自杀者就把他们带进来，“吃饭，喝酒，让他哭，控制手机，请家人来接”。顺利的话，善后将按照这个流程进行。



左图：2023年2月，陈思接受芬兰报纸赫尔辛基新闻记者采访。

葛关路132号，是陈思搬迁的第六处心灵驿站，三年一换，就像一个魔咒，仿佛轻生者将阴霾留在了驿站，满载负荷后，换一处再重新装载。驿站所在位置是一处老式家属院，水泥砌起的门头十分破旧，铁门也有些生锈，院子里碎石子散落，像是很久没打扫过，略显破败。

驿站在长廊的其中一间，面积40多平方米，进门有两张办公桌，一个书架，放满了心理类书籍。四周墙壁上贴着绿色的临时贴，“泪一定要流，饭一定要吃”。往里走是一个“开导室”，里头挂满了陈思和名人的合照，冯巩、孙晋芳、孙俪，最大的一幅是和鲁豫的合影，半米宽高，高摆在书柜上头。“之前给小商店站台用的，现在让萍水相逢的人快速入戏。”陈思说。

在驿站，轻生者短则待上三五天，长则一两年，也因此，陈思聚集了几百名不具名的志愿者。包括距离大桥6公里的“广群大排档”夫妇，驿站对面橙色建筑的酒店老板。妻子因为陈思救人的事情要和他离婚，他急了就说，我一年能救26个人，你一年能生26个孩子吗？

陈思一步步扮演起“救世主”的角色，也看到了被救者自杀表面背后生活的阴影。

尹岩在自己早饭摊被市容没收的那个上午走上大桥时，身上还围着围裙和护袖。陈思将他救下后拉到南堡公园吃饭，席间得知，尹岩4岁女儿还被锁在大桥南路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，床边放了一桶水和几个馒头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

在驿站的老旧桌旁，有一叠便签纸，上面是陈思的字迹：“做事知止，修法无限。”陈思经常能够改变自杀者的生死，但也经常发觉，很难改变对方的命运。长期为NHK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何祖杰曾问陈思，你最想回访的人是谁？陈思回答，我想去找小潘。

2010年，陈思在大桥栏杆下救下23岁的同乡小潘，他开口说自己是一个电焊工，把双手弄伤了。陈思把小潘带回驿站，并介绍他去建设江北公司做电焊工，月薪2000元，包吃包住。两年后陈思再去公司，发现他早已经辞职，失去了联系。

陈思回宿迁老家寻找小潘，发现白色房子里已经没有他生活过的痕迹，父亲说，儿子已经三年没回家了，也从未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。陈思叹息：“找不到他没办法，后面的生死跟我没多大关系了，我决定不了。”旁人听了，知道这是一句“反话”，陈思只说他的无力感。

在《大桥日记》里，陈思曾记下这样的字句：“有的故事随江水流逝。有的故事得以挽留，我便记在这本日记里。我希望自己是个编剧，续写这些故事，但故事的走向终将由剧中人自己把握。希望结局是美好的。”